

黃季剛的故事

康 僑

尿「洒」章太炎再拜師

黃季剛，名侃，字病禪，又署病蟬，湖北蕪春人。他父親黃雲鶴是清朝的翰林大學士，博通經史百家，歷任四川鹽茶道，署按察史職，是一個晚清名聞遐邇的清官和史學家。他父親在七十歲時才生他，因為他排行第十，又稱黃十公子。黃雲鶴先生督導他唸書，非常嚴厲，許多古代重要的典籍詩鈔如漢書、史記等，都要他熟讀、熟記，背誦如流為止；因此黃先生在幼年，國學就有了很深厚的基礎。黃季剛先生庶出，十三歲喪父後，由於他家鄉蕪春習俗常歧視庶出子，他受到很深刻的刺激，但他的生母周氏，時時給他很多的鼓勵，勸勉他要立志向學，方可在家族、社會中立足做人，他也能不負親望勤苦力學，終成飽學之士。

黃季剛先生，生性篤厚，事親至孝。民國初年，他在北京大學任教，曾親自返回家鄉蕪春，把母親迎往北京同住，以便於躬親服侍。他母親無論身到何處，總攜帶着他父親黃雲鶴先生親筆寫上銘文的靈牌，因此季剛先生也就不厭其煩的南北千里把父親的靈牌，帶來帶去；後來，他母親逝世後，他哀慟欲絕，遵照古禮服喪。他父親生前有一妾田氏，他也侍奉如同生母一樣。他隨

身有一幅「夢謁母墳圖」，曾自己作記，請蘇曼殊大師作畫，章太炎題跋，平日奉為至寶，以表時時不忘母訓。

黃季剛師事清末樸學大師章太炎為弟子。章太炎生平對他同時的文人少有佳評，唯獨稱許黃季剛：「……清通之學，安雅之辭，舉世罕與其匹；雖以師禮事予，轉相啓發者多矣！」。章太炎是以相與論學的平輩朋友態度來對待黃季剛的。據傳黃季剛與章太炎的僻遁有一段引人發噱的情節：

黃季剛廿歲時遊學日本，正好與章太炎同住一處，黃住樓上，章太炎住樓下，兩人見面，互不相識，一日晚上，章太炎臨窗夜讀，興味正酣之際，忽然一股腥臊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飛瀉，大概是黃季剛夜晚內急，不及如廁，便臨窗而解了；當時章太炎怒從中來，不禁破口大罵，黃季剛在樓上，却也理直氣壯的回了幾句。第二天經同寓的其他人勸解，兩人互通姓名，才發覺彼此都久仰大名，哈哈一笑之後，話鋒轉到學問上面，黃季剛久已仰慕章太炎學問淵博，便折節拜師了。章太炎對此事曾有記載：「余避難居東瀛，季剛始從余學，年逾冠耳，所為文辭，已淵懿凡俗，因授小學經說，時亦賦詩唱和。」可見章大師那時對這個弟子，已是非常激賞，另眼相看的。

十斤酒量風流自賞

黃季剛素以狂放不羈，不修邊幅聞名。他個性很強，時常和同輩賢才意見相左，象山的陳漢章先生一次和他討論小學，彼此各執一見，爭得面紅耳赤幾乎大打出手。黃季剛中年以後，好飲酒，酒量可達十幾斤，每每酒後顧盼而笑，衡論古今人物，自比風流豪爽。他為人很平易近人，不擺架子，在北大授課時，不拘小節，與學生們吃喝玩樂常在一起；他和錢玄同、歐陽竟無等新文化運動人物最不相容。

白話文倡導人胡適之，早年和黃季剛曾有一段過節，使胡適幾乎無法下台。原來在一次宴會中，胡適與黃同席，席間胡適曾大談墨學；黃季剛不予同感，却說：「現在那些講墨學的，都是混帳王八。」，胡適一聽，當然很高興，但却按耐下來。過了一會，黃季剛見他沒有搭腔，又再說：「胡適之的老子，也是混帳王八。」，胡適之聽到這句，再也不能忍受了，就變了臉色說黃季剛不該侮辱他的父親。看到胡適終於認真起來了，黃季剛反倒輕鬆的笑了說：「你不必動氣，我只不過是想試試你，我知道墨子所說的是『無父也』，而現在你心目中好像還有個老子，那麼你就不算是墨子的信徒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同

席的友好都不禁哄堂大笑，胡適也莫可奈何，從此黃季剛便贏得遠近皆知的「黃瘋子」之名。「黃瘋子」又會幽默地對胡適說：「你提倡白話文學到如今，毫不徹底，連自己姓名都未白話化，你應該改名為『往那裏去』，不該再叫胡適了。再說，你的大作『中國哲學史』，也應該稱為『中國的哲學底歷史』才對。」胡適聽了，祇是付之一笑。

黃季剛在講課時也要對胡適戲謔一番，某次談到白話文，他說若胡適之喪妻，其家人電報必云「你的太太死了，趕快回來啊！」要十一字之多，如用文言則「妻喪速歸」四字即可，單電報費一項，即可節省三分之二，熟優熟劣，一眼可見。真令聞者絕倒。

黃季剛先生離開北大後，南下執教於武昌高等師範，不久，即轉到南京中央大學執教。黃季



國學大師，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名教授黃季剛先生遺照。

剛講課，從不帶課本，登臺徐徐道來，詞語幽默，妙趣盎然，因此其他各系學生，風聞其名都喜歡來旁聽他的課；於是每逢他授課時間，教室裏裏外外都摩肩接踵，坐無虛席。當時有農學院院長某，是剛剛留美歸國的農學博士，自視頗高，一日，雅興大發，宣佈要在校本部禮堂定期公開表演，名曰「新法鬧豬」，農學院學生為此到處張貼海報，大事宣揚，全校均為之轟動。

博士鬧豬變成死宰

到了那一天，學生們大部分都去參觀了。黃季剛正巧也有課，他忽然感到學生不像平日那樣熙熙攘攘，就問說「今天大家是不是到那裏趕熱鬧去了？」，學生答說是去看鬧豬了。黃季剛聽罷也就撩起長袍，走下講台，偕同學生們一道趕往觀看盛況。到了那裏，正巧那位院長博士還在與高采烈的督導學生綁出大豬登場。衆人心想他剛從外國回來，一定學到了什麼新手法，至少也是刀無虛發，乾淨俐落的。因此，台下鴉雀無聲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，在等看演出。也不知道是這位院長博士的功力不够呢，或是給台下黑壓壓的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弄慌了手脚；大家等了半天，可憐那隻活生生的大豬癱被緊縛在手術架上，大聲哀嚎，等着施行「節育」手術時，帶着橡皮手套的院長却老是找不到那頭豬卵巢的正確部位，隔半個多鐘點，只好動手操刀，把鬧豬宰成死豬。黃季剛看到這一幕，真是看在眼里，笑在心裏，回到課堂上，馬上填了一首詞，

記述此事：

「大好時光，莘莘學子，結伴來都，佳訊競傳，海報貼出：明朝院長表演鬧豬！農家二兔牽其一，細翻按倒階除。瞧院長！捲袖操刀，試試功夫。渺渺卵巢知何處？望左邊不見，在右邊乎？白刃再下，爭奈牠一命嗚呼！看起來，這博士，不如生屠」。

這闕應景而作的詞，文字滑稽，意存諷刺，一時全校爭相傳誦，讀者莫不捧腹。而那位親手表演屠豬的院長，却因為羞愧難當，不久就悄悄辭職他去了。

黃季剛生平趣聞很多，而以這次在中大的鬧豬笑談，為最多人所知曉而樂道。當羅家倫出長中央大學就任之日，因風聞黃季剛是位不易講話的人，特地投遞了一張門生帖，以求相安無事。但，卻因製發校徽令師生佩戴，以資進出校門識別之用一事，而使黃季剛大損其皮包，因黃季剛素無佩戴校徽之習慣，一日到校授課，沒有佩戴校徽，正巧校警又不認識他，拒不允他進入校門，爭持不下，黃無奈，祇好把皮包往校警手中一送，對他說：「你有校徽，我沒有，就請你去上課罷！」，幸得同學遇見，替他解圍，直令圍觀者為之啞然。

黃季剛自許在五十歲之後才要從事寫作著述，但民國廿四年十月八日他剛過了五十生日後不久，就以飲酒過量嘔血而死；死後除了已經寫定的「三體通論」及「聲韻目」外，其餘的資料都非常零碎，未經整理。他的早逝，實在也可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。